



高峯集



共五

~ 16  
2341  
4









和  
號 2341  
卷 5-4



高峯先生論思錄卷之上

甲子二月十三日 明宗朝



畫講入侍先生 啓曰 國家安危係於宰相 君德成就責乎經筵 經筵關重與宰相無異然 君德成就然後能知宰相而任用之則經筵為重而後世徒有文具而無其實方今 聖德夙成其於義理之學洞曉無疑 尤加 睿眷勤御經筵則 聖德益光矣常時 聖體未寧 國家又有變故而日亦寒 冷久不視經筵臣等常以為未安近見 傳



旨有眷眷學問之意允有聞見孰不感激允  
 學問之道不徒致勤於接待之際尤當修省  
 於燕閑之時昔傳說戒于高宗曰念終始典  
 于學厥德修罔覺為學之道復有始有終  
 上曰人主好學問接待群臣數為講明可也而  
 近久未行 予意盡諭於政院矣大際啓意  
 當矣又 啓曰言路於 國家大矣言路開  
 則國家安言路塞則國家危方今言路洞開  
 則未知也頃者自上因天變求言至於五  
 朔然後始有上疏者今又自上窮詰言根

先是憲齊上疏有曰宮禁不可不嚴而除  
 未下得矣先 知 綸音未降間甚先聞以至

斜對或下於 聖德之累乎云云 除職都下宣  
 傳道不為 啓 臣恐自此益無進言者也昔

陸贄言於德宗曰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怨  
 雖幸有狂率之言尋常容受使有懷必達然  
 後可也

上曰言路通塞信有關於國家矣今者憲府上  
 疏自上有未盡之意故問之別無有妨於言  
 路矣又啓曰 天意則如是矣古人云不可  
 家到戶說今者再再下問言根於聞見似為



未安

丁卯十月二十三日 宣宗朝

上御朝講于思政殿 進講大學先生以執義  
入侍進 啓曰天下之事不可無是非是非  
分明然後人心服而政事順矣是非不但出  
於人心而出於天理也故一時雖有蒙蔽斬  
伐而其是非之本心則終不泯滅也 中宗  
大王即位之初勵精求治登庸賢士其所謂  
之賢士亦樂為之用以唐虞三代之治為可  
復致而不幸讒言一入皆成大罪當時趙光

祖善人也取重士林大有物望自 上亦推  
誠信小人之徒歆為讒間之際趙光祖等有  
靖國功臣猥濫之論以此謂光祖合人心  
圖為不軌南袞沈貞構成其罪或致之死或  
黜而遠謫 中宗不即覺悟二十餘年間終  
于謫所者亦多至於末年始知其實已卯被  
罪之人或蒙 恩宥或見收用矣 先王初  
年國家多事其時士林有學識行實者見其  
悖妄貪污之人則時或彈論無非為國事也  
而小人媒孽以為浮薄之徒倡起已卯之習



初論浮薄之罪終置亂逆之律今則死者復職生者收叙而是非猶不分明必是非分明然後人心悅服矣李彥迪近古所無之儒者也行已有方且知古書如此之人得罪當時遠謫江界而死宋麟壽亦得浮薄之名竟受大罪如盧守慎柳希春丁燠亦受浮薄之罪浮薄云者不能加他罪而為之辭也先王於幼冲之年豈能知之乎後日朝廷之間豈無明知是非而能言之者乎以尹元衡李苞富國而每以庇護逆臣殺戮加焉故心語而

不敢開口者久矣先王末年始能知之故或敘或叙而或為移配矣自己卯年南察沈貞欺罔中宗蒙蔽已極乙巳年以後則更無有言是非者矣是非不明則雖有好善之心何益之有頃日下書于李滉使之上哀其人自少讀書當初見善人受罪故退去今則年已七十且多疾病大槩則見其是非不明而耻其隨行逐隊寧欲退處草野也新政招賢最善舉也然欲用賢人則不得已使是非分明也我國偏邦風氣亦不渾全故必有



知識無不被禍高麗末鄭夢周有忠孝大節以程朱之學為學為東方理學之祖不幸值高麗將亡之際殺身成仁入我朝而傳習鄭夢周者金宗直也學有淵源行又端方誨諭後學用其至誠成廟知其賢以為判書而猶不能與世偕合至於燕山朝其時有史禍士林被罪而禍出於其門徒故宗直及焉又有金宏弼是宗直弟子也宗直則大抵尚文章而宏弼則力行之人也成廟重之以為佐即至燕山朝以宗直門徒被謫甲子終

受大罪中廟即位惜其賢而表章之贈職為右議政趙光祖又金宏弼弟子也有篤學工夫欲挽回世道防其利欲之源而不得而死至今朝廷之上不能明知是非不得已是其是而非其非然後人心悅服矣李彥迪既蒙赦矣但非徒無罪且其學行近代無之頃曰天使來時他人則無著述而李彥迪有所著述故取來以示之所學程朱故其言皆出於道理且見其為書則乃少年所著也少時所著如此則晚年所得其可量乎遺書之



在其家者宜令搜訪使後學矜式而趙光祖  
李彥迪若表而追摹之則庶乎其興起人心  
矣頃者李邕尹元衡當國善人受罪而得志  
者皆其鷹犬故貪污成風今則舉俗皆然今  
之所謂廉謹者以祖宗朝廉謹者比之則  
皆未免貪污者也守令沆瀣滔滔皆是如孟  
子所謂誅之則不可勝誅也非但守令朝廷  
之間亦多有之貪污之人必為痛絕然後可  
以變化風俗矣

十一月初三日

上御書講于思政殿進講大學自小人閑居止  
可畏之甚也先生臨文啓曰大學曰誠實也  
中庸曰誠者真實無妄之謂誠即天道也聖  
人之至功也欲其真實無妄者即誠之也此  
章誠其意即誠之也所謂誠於中者小人之  
心十分人慙則其慙真實故為惡則實也小  
人之為惡者與君子為善工夫正相反害其  
天理之誠則莫大焉此章所謂如好好色如  
惡惡臭者人遇惡臭則其惡之也無間人雖  
知惡之可惡而不如惡臭之可惡則是不誠



也血氣者稟受之所有故好色之慾為最非  
為人也其心真實故好之也亦誠有賢者在  
此豈有好之如好好色者乎於此每自警省  
曰好善惡惡之心無乃不如是乎皆務決去  
求必得之則誠意自慊之功至矣宋儒以為  
有國色則必求見有國士則一不往見此格  
言也人君於政事號令之間善事十分雖多  
而或以公論不可不泛泛然為之而心不能  
真實不知實用其力則終歸於無實惟其真  
實無妄者乃作聖根柢也心不誠則至於讀

書工夫不過經筵應文備數而已易曰出其  
言而善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而不善千里  
之外應之機關甚大可不慎歟又曰知為善  
以去惡自格物致知中出來功夫也自欺小  
人與閑居為不善之心人不同亦可分別也  
意者念慮初萌動處也意幾善惡故人不善  
則之惡謂之人鬼關謂之善惡關者以是也  
初四日

二御朝講于思政殿進講大學自富潤屋止功  
不可闕如此云先生臨文啓古人先讀小學



涵養本源故大學先言格物致知後世則不  
讀小學故學無根本不能知格致之功小學  
非但年少所讀長成之人亦可讀也小學之  
書流布東土已久而人無能知其大義有金  
堯弼聚徒講明其書大行於世至於己卯年  
人皆以小學為本不幸賢人君子陷於罪網  
至今閭巷之間無讀小學之人此教化不明  
之致也自 上雖進講大學而小學亦可留  
覽也講訖又啓曰小臣頃日以臺官入侍論  
趙光祖之賢而不幸被罪之意言語之間不  
得分明啓達至為惶恐光祖非允常賢士也  
天資粹美絕出等夷其篤學力行鮮有倫比  
晚屆科舉以大臣薦舉陞授六品職及其科  
第一時賢士皆以光祖為領袖四五年間  
中廟擢拔置之宰相之位物望以為允當光  
祖自以遭遇聖明欽明道術淑人心措世唐  
虞致君堯舜為心不幸小人因緣讒間竟致  
大罪其時被罪之人不一而光祖則以一國  
之人欽倚仰重故被罪也尤酷厥後 中廟  
仁廟亦知其無罪矣其時為士者皆讀小學



故至今朝廷之上閭巷之間猶有興起之心  
皆其餘化也頃日小人欲害賢士而無可名  
之罪則曰此乃小學之徒小學乃聖賢之法  
言其間雖有一二人讀小學而心不正者豈  
小學之罪哉自上先定是非然後人心興  
起矣金宪弼受業于金宗直一日作詩曰小  
學善中悟昨非宗直見之以為作聖根抵宗  
直則家行卓異金宪弼鄭汝昌則學問純至  
燕山朝俱被大罪至中廟朝伸雪無辜此  
人等則以一時道學之宗皆贈右議政春秋  
賜祭焉光祖學行與宪弼汝昌一般人物也  
一據進贈則後人必有所矜式也李彦迪事  
前日亦已啓達而以先王朝得罪之人表  
章為難聖意至矣但彦迪之罪則大不然  
初曰有功而參於勳籍彦迪之賢以參勳為  
朱安則李苞尹元衡以為異已削其勳而罷  
其職既而殺宋麟壽等又加遠竄之罪雖曰  
得罪於先王朝而其實李苞元衡罪之也  
彦迪學問無愧於宪弼汝昌必復一據伸雪  
表章然後是非可明也身在魑魅之鄉不忌



愛君之誠至於著書以寓其志頃日教以搜訪遺書此盛舉也然臣竊聞之則彥迪推中庸九經之旨倣西山真氏之說作為一帙欲資備問之益其心誠可悲也此非小臣私意乃一國公論也問于朝廷處置可也

上御夕講進講禮記間傳先生進啓曰禮者古人釋之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禮出於天命之性故常人不知而惟聖人知之作為禮法以教一世其所教者布在方策匹夫而遠禮尚有死生榮辱為國者非禮則不可統

億兆也一失於禮萬事皆誤是以古之聖人以禮為重後世不明於禮率情而行事多苟且必也慎之於禮然後可以垂裕無疆也頃者自上方在私喪入承大統入承之後則大統為重私親則屈於禮而不得伸其情也初喪未葬情則無窮故大臣啓達至於致祭考之於禮甚為未安國君初喪則宗廟之祭亦且廢焉况為私親致奠乎大臣雖曰熟計而啓之臣竊恐後知情之無窮而不思禮之當然也小臣在外聞之今始啓達既往無



及而將來可戒自上知其非禮而戒之則可也。豈祭文禮曹據古事為之其意則不為偶然而亦不詳考而定之亦為未安。昔宋仁宗無後以從兄濮安懿王之子為嗣是為莫宗其時將議濮安懿王尊崇典禮而英宗教以侯大祥後議之司馬光王珪主其正論韓琦歐陽脩主其誤議朝廷之上相爭不交程伊川代彭思永之作在於全集其書曰雖當尊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稱為皇伯父濮國大王可也。祭文稱皇伯母者雖援此例而

定之論其事大相不同。所謂皇伯父者皇帝之伯父也。如皇子皇孫之類也。後世之以皇考皇妣書于神主者以皇字有大字意故尊之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莫不通用。至元時回避皇字以顯字通用。今者誤見皇字之意而用之豈不未安乎。祭文又稱孤姪以家禮見之則姪字當上而孤字當下也。以文字之難今稱孤姪一字甚關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宜令禮官更為講究可也。大抵近來禮學不明禮文亦少。只以家禮一書用之於喪葬而



知之者亦詳故倉卒臨事不免違禮之譏矣  
禮記之書掇拾於煨燼之餘故後人或有傳  
會虞周公之制禮作樂也著為儀禮此其本  
經也韓退之亦曰儀禮難讀後世無有知之  
者朱子既為四書三經集註末年專意於禮  
書故寧宗初有乞脩三禮劄字之論立朝未  
久退作儀禮經傳通解未終而卒門人黃幹  
終之是謂儀禮經傳通解續也此冊人皆欲  
見購於中原而不得只購儀禮經傳十卷而  
未其書無訖汗漫難解頃日適考弘文館歲

冊目錄得所謂儀禮經傳通解合四十餘卷  
則雜引諸書摠為一帙自初喪以下各各條  
件甚為明白會通此書若令校書館印布則  
士之欲為禮學者皆得參考取法而自上  
亦能撮要提領見一知十也禮教興行則風  
俗丕變而治化在是矣

十一月十六日

上御夕講于思政殿進講禮記喪服四制先生  
進啓曰當初以禮記付標而入以喪中喪禮  
為切故也但詳於節文度數故多有煩亂之



處古人曰乍讀難曉自上用意覽之未穩處下問則自下當講究以達大抵禮記之書煩雜不切於初講而既已始之且數三篇付標之處停之亦為未安而最切者小學也禮記四十九篇中庸大學二篇則程子表出而庸學之外嘉言則皆在小學故古人先讀小學次讀大學今此經筵則先講大學矣本館之意欲講小學而領事之意則以為聖學漸至高明而且小學之書曾已讀之也以此不為進講矣雖讀他書而小學亦時時習之可

也凡書乍讀則不能詳曉一度二度至於百度然後可得詳曉此所謂溫故知新也朱子於宋寧宗初年為煥章閣待制於行宮奏劄之辭前日自本館書入讀書之要在是矣大學乃包天下於度內之書故難曉矣朱子曰教學者以大學而學者不能曉得者包羅天下道理甚廣故如此云且大學集註或於燕閑可覽故具句讀以入而諱註或有與朱子意不同處句讀亦方定而或有不知本本文意而誤書之處經一章集註語錄之句讀初



既誤書以八故啟稟而改入矣大學之書  
比之於家則如問閣然當讀論孟以充之讀  
大學先知問閣而讀諸書以充之則觸處皆  
通矣允讀書文義不關而古人曰未有不通  
於文義而能通其意者也於文義上時論難  
可也伏見國朝寶鑑則成廟朝時或命招  
文士使之講論而聽之必須講論然後有所  
得矣若解釋數行應文備數而已則何益於  
學也自上仔細論難而經筵官亦不計支  
離詳盡啟達可也

十七日

上召對于丕顯閣講大學自堯舜帥天下以仁  
止通結上文先生臨文啟曰為人君止於仁  
仁字於人君最大仁義禮智性之四德而仁  
為四德之元古人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仁  
是性也發而為惻隱是情也天地以生物為  
心氣化運行無以間斷萬物各正性命所謂  
仁也開闢以來鴻荒樸略而已至伏羲始畫  
八卦神農嘗百草劑醫藥黃帝時始有制度  
堯舜之時人文大備堯之撥舜曰允執其中



舜之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時帝王相傳之法則以中字為言箕子為武王陳洪範則曰皇建其有極其時則以極字為言至孔子始以仁字為言孔門弟子亦多以仁為問至孟子并言仁義禮智而無餘蘊矣仁於人君果為重大一號令之間一念慮之際皆當以仁為心也仁字恕字同義而亦有不同者恕字為未盡工夫仁字有自然意思故推己及物之謂恕也以己及物之謂仁也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

焉仁恕之分蓋可見矣恕字不見於前而始見於此章及下章者以治己之心治人以愛己之心愛人所謂恕也故始見於脩身章之下也但恕字世俗誤見以己所不能不以責人為恕故終為寬緩解弛之歸非所謂恕也昔漢光武欲廢無罪皇后言於鄧曄曄曰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光武謂善恕已量人朱子則以為一字不明之害大矣蓋為人臣者當以責難於君納君無過為己任不可以己所不能而不以難



事責於君也為人君者亦專務為善明德而新民然後可謂推己及物之恕矣又啓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非恕也大抵帝王之恕則有天下國家禮樂刑政俱在必須無惡於己而推以及物然後可謂恕也且人君惡德貪戾為重不得已端本清源然後無任亂之患矣一人定國堯舜是也以後世人主觀之號令向背之間少有為善則垂亡之國轉而為安國小有為惡則安固之邦亦至於覆亡矣周宣王即位於周室既衰之後而側身修

德周道復興一人貪戾桀紂是也天下之惡皆歸於桀紂桀紂之惡不如是之甚也而惡名皆聚于貢亦曰君子惡居下流後之不善之君亦多而必稱桀紂者貪戾故也桀紂以天子之尊享天下之樂而一朝為匹夫則桀走死鳴條而夏禹四百年之基業忽墜紂衣寶玉自焚而商湯六百年之統緒亦絕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益戒舜曰無若丹朱傲舜豈若丹朱乎告戒之道固如是也孟子曰堯舜人倫之至也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



君是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是賊其民者也後世人主當以堯舜為法而以桀紂為戒也 上曰堯舜有優劣乎先生啓曰豈有優劣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同是生知之聖人也固無優劣但禹之德似湯武文王之德似堯舜若以湯武比於堯舜則似有小間矣 上曰堯舜孰優先生啓曰堯舜之時以一歲言之則如四月之時堯之德則欽明文思安安舜則歷試諸難耕稼陶漁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及其闢一

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程子曰堯與舜更無優劣斯言信矣文王亦是生知之聖人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形文王萬邦作孚文王之後孔子生於周末為百王表率其弟子之言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蓋堯舜之時則黎民於變時雍其澤在於一時孔子則垂法萬世其功加於堯舜所謂語聖則不異而事功則有異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為道統而堯舜之時則有若皋陶稷契湯之時



則有若伊尹文王則有若太公望散宜生孔子則有三千弟子而三千之中顏子曾子得其宗其後有子思者得曾子之傳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孟子沒後斯道之絕千有餘年至宋有濂溪先生周惇頤學問高明有所著太極圖通書又有兩程夫子出焉兄顥號明道先生有所著語錄弟頤號伊川先生有所著易傳講明後學有功斯文其弟子則龜山楊時豫章羅從彦也迨平李侗學於羅從彦朱子李侗之弟子撰定經書之註集大成於

諸儒矣三代以上則自上躬行以率之後世則雖或有為而不過為學者事也我國僻在海隅不知學問之事而自世宗朝以後始事學問儒者亦知崇尚學問矣今日自上好學人皆謂聖代明主出矣一時賢者豈無出而應之者乎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聖作物覩必然之理也上曰堯舜湯武皆得賢臣共成至治三代以下則雖有濟世安民之賢者不樂仕宦以道自守而隱居者不得其時而然耶時事不善而然



耶雖遇其時而亦有如此者何以然耶先生  
啓曰明德新民體用之學也若真儒則豈可  
獨善乎一偏山林之士則或有長往不返者  
矣三代以下則如八元八凱皋夔稷契皆遇  
知於聖人者也湯之時則伊尹耕于有莘之  
野湯使人以幣聘之伊尹曰吾豈若處畎畝  
之中由是而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  
既而翻然起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  
哉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湯使就桀桀不用  
又就湯如是者五相湯伐桀高宗亮陰三年  
不言其臣諫之曰君不言臣下周有稟令高  
宗曰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以物色求得  
傳說於板筭之間與之語果聖人立以為相  
有說命三篇夢寐之間精誠感通故也孔孟  
遑遑如也三月無君則吊以行道為已任故  
不敢退去歷聘諸國矣漢武帝承秦焚坑之  
後表章六經可與有為之君也而大抵好大  
喜功內多欲而外示仁義故得董仲舒之賢  
而不能用以為江都相宋神宗以程明道為  
監察御史上眷隆重而與王安石議論不合



故神宗亦不知其賢故終不能用程伊川年  
二十五六時赴舉下第其後雖有薦舉者自  
以所學未至而不願仕也哲宗初年司馬光  
呂公著薦之以為崇政殿說書伊川以為儒  
者得為勸講之官使臣自擇所處亦無以過  
此即承召就職知無不言經筵之上反覆推  
類一時聽者以為支離伊川曰輔導人主不  
如是則於何盡心乎天下方集信之其時有  
蘇軾者所謂蘇東坡也有文章才氣而心不  
能正與程子不合使孔文仲上疏訟之檢污

鄉黨指為五鬼云而仍以為西京國子監朱  
子於宋高宗朝及第適遇時難且有老親故  
退去至孝宗朝求言上疏承召入對適其時  
與金和親議論不合故退去為浙東提舉按  
劾知台州唐仲友贓污封章初上時相王淮  
與仲友姻親也即為排斥之且為兵部侍郎  
時侍郎林栗來與講學議論不同則上疏曰  
熹不知文字竊程頤張載緒餘云因此退去  
張載即張橫渠也朱子於寧宗初年以侍講  
入侍因講畢奏疏極言寧宗曰始除熹經筵



耳今故事事與焉罷侍講為南京提舉古之  
聖賢豈敢一日忘天下乎程伊川為西京國  
子監時上表辭退其辭曰豈舍王哉忠憲之誠雖  
至不得已也去就之義當然又曰義迫當去無路  
自伸聖賢之心豈敢一日忘君乎賢者必待人君致  
敬盡禮者非欲自為尊大也尊德樂義不如  
是則不足與有為也後世或有恬退而不能行  
於世者或有自上知之而同類嫉妬不能容者  
或有不得於君不與契合而退去者以誠求賢則  
雖後世亦豈無賢者乎儒者專力學問不事王

侯高尚其志者亦豈無其人乎大抵賢者不  
能自重則雖用之何益於國家乎 上曰程  
朱之出去其時人君不能待以至誠故小人  
讒間矣若以至誠則豈有讒間乎先生啓曰  
上教至當小人之害君子千蹊百徑故人君雖  
欲至誠用賢而賢者不得接迹矣孝宗南宋  
大有為之君也而朱子欲端本清源故三入  
而其所論皆政治宦寺之事孝宗雖賢以當  
時潛邸寵幸之多故不勝人情者有之朱子  
以為嬖幸當朝則雖盡心國事終必有患因



而退去古人曰知賢非難知而信任為難若  
不信任則小人之譏間何所不至乎以祖  
宗朝言之中廟初年勵精圖治收用賢士  
其所謂賢士者盡心國事雖其學問不及聖  
賢當時施設之事或未適中而小人之徒終  
以為謀危社稷中廟未免信聽終被大罪  
信任大臣則小臣不得以間之賢者一人被  
譏而退則四方解體在林下者高蹈遠引立  
於朝者貪祿而已若信任賢者則自然興起  
一國之化而可與三代並美矣又啓曰伏承  
傳教不勝感激古之不能用賢及誠求則得  
賢之意自上知之一國臣民之福也頃日  
李滉李恒曹植上未事下書雖是先王之意  
而自上所以繼述之者尤重無以加矣但  
李滉則辛酉生李恒則己未生曹植則亦辛  
酉生皆七十之年也如此日氣甚寒之時不  
能即來而既有召命退在未安必有悶迫  
遑窘之患若以在家調病為難而登道得病  
則亦有死於道路之患自上欲見之心雖  
切而待賢士所當從容寬假不可驅迫也若



日寒有疾則觀勢上未事更為下諭何如李  
俊民所啓賢者則信任無疑之言其意至當  
而亦不能無弊矣今之人豈能一一如古人  
乎觀其人而酌知其君子然後信而用之可  
也一時以為善而有所未盡則自然見於行  
處矣不得已知其然而用之可也微臣固難  
仰達然李滉李恒則見而知之曹植則不見  
不知而嘗因朋輩亦聞其人矣觀李滉議論  
則地位甚高祖述程朱故其所著述與程朱  
相近我國近來則如此之人稀罕矣其性恬

退自少不樂仕宦其居鄉最為艱苦云李恒  
則當初業武安行之人而悟而知學做得工  
夫其勇與古人何異閉門讀書德器亦成見  
之儼然但武人而初不為科舉之學晚年知  
學故於學問不為該通矣曹植氣節磊落可  
謂壁立千仞可以激頑立懦而學問則有不  
循規模之病矣成運亦遺佚之士也先王  
朝承召上來而辭病退去年已七十矣此人  
則無因聞之而大槩恬淡自守者也一時賢  
者不其人而如李滉則表表者也昔有王通



者所謂文仲子也隋文帝時上疏獻策朱子以為不知其身之不足以為伊周言伊周事業之難也自上召彼數人者欲致三代之治而彼數人豈以伊周自許乎責任太重則恐以學問未至為嫌而接待過厚則亦恐其不敢當也口煖上未後引見則其人必有所達矣信任之意則所當專一而其間接待則斟酌為之可也一時極其接待而終不能繼之則讒說之所由生也宋仁宗朝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脩杜衍登用未幾被讒退散登用之初已有為彼數人而預慮者矣當今如是為之不世奇事而有識之士亦或有慮其後患者矣陰陽消長亦其理也以至誠堅定然後無後日之弊而措世唐虞矣且不得已聖學高明然後政事之得失是非群臣之賢否邪正可見矣中庸九經章曰脩身則道立中庸之道以脩身為本而程伊川亦以立志求賢責任為治天下之要矣端本清源然後賢者樂為之用不能用賢則賢者雖欲有為而豈能盡心乎此意自上留念可也



十九日

上御夕講于思政殿講禮記間傳先生臨文  
啓曰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以為帝王之盛節  
故號稱高宗其後又得傳說爰立作相濟以  
學問之道皆由孝為百行之源故能得賢弼  
以成治化然其時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故  
君得以三年不言至於後世時異事殊不得  
已命令教戒喪禮一節不得行古之道也然  
亦不可不留念也仍進啓曰近日恩典大霑  
無辜被罪者皆得伸靈人心快焉然其間遺

漏者亦多公論齋抑自 上以為 先王朝  
事改之未安此亦羨意然物情之所憫齋者  
先王非無欲改之意未及施之事今日正當  
繼述之時也且日者大臣嘗啓被罪之類一  
時皆啓未安又或遑遽未及啓達耳已酉年  
李洪胤之事忠州人不干者多死於下至於  
在京之人一知其名出於其口則不得免焉  
至今二十年之久猶在謫所者多如此大霑  
之日若被咸宥則豈非聖代盛事乎非獨此  
也厥後丙辰年金羅道居安瑞順者因求言



之際上疏論宋麟壽等非罪誤死冤抑之事  
又指尹元衡李苞等所為故尹元衡故重其  
獄事律以庇護逆賊逆劣之人惑於嚴刑不  
能發明竟死杖下辭連鄭綸斬不待時與瑞  
順同為蘇沒金應鼎則以書給上疏謫居平  
安道朔州地至今猶在謫所宋麟壽等今已  
昭雪而此人猶未蒙宥如此之人下問大臣  
原放則人情恰然矣乙巳而後權臣當國人  
不敢出諸口小臣亦於先王朝至為侍臣  
而不敢發死有餘罪當此之時入復不言則

其罪尤重故敢此啓達趙廷機啓曰李苞尹  
元衡恣行胸臆一忤其意同被陷害雖不取  
服亦為籍沒此等所為先王豈能知其此  
極也自 上每以聖學高明然後處之苟知  
此人等非逆賊之類也則安可一日置之也  
先生啓曰慈教是時沈大妣  
垂簾故也以為聖學高明  
然後改之其言亦至矣先王朝事即時盡  
改未安之意也下人有識者則皆曰晚不過  
一旬月之間耳但以無辜而在罪辜之中雖  
一日其為未安亦極况近日 命召賢士款



其觀感而興起焉而獨此一事未盡昭雪則  
草野之人豈不置疑於其間哉迂機及洪天  
民極論被罪人冤枉之狀先生又啓曰其時  
之事類皆如此故柳堪為吏曹正即時李邕  
以其不從私囑因以懷嫌令其鷹犬韓智源  
伺候捃撫其所為而無可指之端則以武定  
寶鑑不必覽之說為罪而羅織之竟致竄黜  
夫堪之所言非被罪之說而况言之與否亦  
無辭證而終不能發明其時朋奸弄術之事  
難以枚舉後日倘有奸邪欲為壅蔽 聰明

者皆用此術自 上唯在辨之於早而已天  
民曰奸邪何代無之唯在人主 辨於早而防  
於未然而已先生又啓曰善人君子會於朝  
廷氣脉盛長則邪正消長之機判矣若使混  
處君子必退小人必勝自古而然 先王初  
年亦可謂君子衆矣尹元衡以外戚奸魁自  
知見擯於公議故黨附李邕鄭順朋林百岭  
之徒構成大禍盡陷上類於不測之地此乃  
近代大不幸之事也又啓曰自古小人無實  
緣則不得逞其志往者金安老連姻 王室



得肆邪毒士林受害至於元衡則又倍焉戚里之人若容假借則雖不至於二人之甚委以世平專無可乘之隙而禁防疎虞則他日禍亂未必不由此而階也

十二月初九日

上召對于玉顯閣 上問代米之家代米者何謂也先生啓曰或去斬米或去鑿米卿大夫以上截米而用於喪祭卿是公卿天子之三公六卿諸侯無三公大國二卿卿大夫以上祿厚而事備故於喪祭截米以用詩豳風言

二之日鑿冰冲冲二之日即十二月也陽氣生於地下陰氣發於地上水凍而成冰先王非徒用於飲食陽氣在天地間如火之著於物冬則陰盛故截冰三四月之間陽氣發盛故出用此變理陰陽之一大政事也 上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云千乘萬乘獨不然乎先生啓曰千乘萬乘何獨不然乎不畜斂臣獨言於百乘之家者百乘之家始有采地故以家臣為邑宰而使治之食其常祿故不畜聚斂之臣百乘之家猶且不可聚斂以



取怨於民而况千萬乘乎舉小而喻大之言也古者公儀子拔園葵去織婦曰食祿而與民爭利則小民將何所售乎後世食祿而爭利於民肥已而為分利之事甚矣盜臣者盜國之有者也斂臣者斂民食而入之國也盜國財者不至於失民心故曰寧有盜臣所以甚言斂臣之不可畜也後世人主有富國之計而言利之臣起矣如我朝戶曹之官欲富國計喜聚斂而不念生民則財雖聚而民散不能為國矣非宜有盜臣也所以甚言聚斂

之臣之不可畜也又啓曰聚斂之害先聖之訓戒如此而後世人君奢侈無度故不能節儉財者天地所生自有常數不在於民則在於上窮奢極欲用之無節則目前財匱不得不用斂臣矣培克之言順適其意故人君樂用馬巧為名目重取於民皆由於不儉約人君如欲不畜斂臣當以儉約為根本也李後白啓曰儉約則用度自不煩矣若為人君者一有富國之意則斂臣例先自私不利其已而誠心富國者亦幾人哉有國者不患不足



而患失民心如用歛臣則得財無幾而失民甚多矣近來外間傳說守令等有私獻之事間有公然託私獻而求於他處者矣先朝聖哲化理清明而不知何以有此言也此等事一切嚴禁杜塞其根源可也守令雖有愛君之心自有名分自有法禁何可私獻乎旁谿曲運皆為身謀曲諂於君欲固其寵也先生啓曰李後白因聚斂之臣推演而言之其意好矣格物致知之學當因一事而推演其餘也私獻之事奸邪之人剝民膏血已取百

分以一分納於君上君若受之則利故於下而怨歸於上必端本清源然後可無此弊也若使巧作名目取民而病國邦本殄瘁終致亂亡也又啓曰頃者或有人以其田民納于內需司內需司就訟而推之王者至公無私與天地日月為一何可受人之私納至與民爭訟乎豪右之家與民爭訟人且非議之而况以國而可與民爭訟乎故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利者義之和已安而人亦安矣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所謂以義為利者也



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歆利於己必害於人  
人各歆利於己而與我爭奪則求利未得而  
害已隨之所謂以利為利者也聖人之丁寧  
告戒如此而後世亡國敗家者率多昧於此  
義伏願十分省念焉

上曰挈矩言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則財不必言  
而言之何耶先生啓曰財者人之所以生養  
者故聖人重之古人有言食為民天易曰何  
以聚民曰財生理必賴飲食不可一日而無  
財但以財為主則利歆之心生而爭訟起矣

故曰德者本也民安然後國治百姓足君誰  
與不足衣食足以而事俯育然後可與為善  
飢寒切身則不顧廉恥孟子亦以不棄農時  
為王政之本因天地自然之財而樽節之民  
之衣食既足然後可以治禮節故必言財然  
以財為主則有害故先言德人君不可專利  
而必與百姓同其利可也洪範八政一曰食  
二曰貨食貨流通然後是用矣人君徒政而  
無愛民之心則是無根本也徒心而無均民  
之政則澤不下究矣散財者謂與民共之也



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矣大學以絜矩為主而多言財用者人生日用不可無者財也人君善處財用使民均蒙其澤可也古有蓄積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積三十年則餘十年之食國無三年之食則國非其國矣我國財用匱乏戶曹經費之數亦且不滿幾乎國非其國識者閔之近年凶荒而浮費亦多偷竊成習故如此崇儉節用省去浮費然後可以扶持矣又啓曰大學絜矩為大而最難者財也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此聖王之法也取民有制為國經費而蓄其餘以為不時之用我國田土結卜或人或小上上則一結之稅至二十牛下下則四斗也不特此也小小公家之用皆取於民至於各官守令私用之物亦於窮民取辦一結之田僅種一斛而收薪一饒或有盡其出而猶不足於公家之賦至以牛馬什器易而納之者居多後煩賦重莫此時若也常式正供不可減也其餘量度蠲減以活窮殘之民如有泛濫守令隨現痛治救民如救焚拯溺然後



可矣往時權奸得志二十餘年聚斂之弊何  
可勝言守令皆以私人差遣而受其賂遺至  
於遠方堤堰陳田皆萃生民而耕治之各官  
不能役其民又以其後壘責於見存之民故  
困者益困矣自上若或日覩則豈不為之  
惻然矜憐乎

上曰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何指也先生啓  
曰南山有臺燕喜通用之樂歌君子指王侯  
也武王伐紂作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亶  
聰明佐元后元后佐民父母人生天地間天

為父而地為母元后代天理物故曰佐民父  
母天降生民不能自治必付之聖賢之君而  
父母斯民焉父母之於子為之生養無所不  
至君之於民亦然故王侯為民之父母以位  
言之則父母也以實言之則好民之所好惡  
民之所惡此父母之實也今者以民心為心  
民欲安則安之惡勞則免之所謂如心為怒  
者也君之與民貴賤懸隔雖曰父母斯民而  
入君若付之尋常不能深切體念則以富貴  
之極何知斯民之困苦乎須常常念慮日寒



則無乃有凍乎乎荒則無乃有飢乎如父母  
念子之心然後可矣小臣生長鄉曲小時身  
不免飢寒故民之疾苦備嘗知之近來食祿  
而身安則民之疾苦有時而忘之矣九重之  
上常念樂歲之飢餓凶年之死亡則發號施  
令之間自然民被其惠矣人君不念斯民之  
困苦則群臣阿附上意年凶而以民富為言  
軍旅之時而以民安為言左右壅蔽之害如  
是矣大學明德而新民人主之責也其次則  
卿大夫之責也聖人以民之不善為憂歎其

皆有以復於善後世民不安而不念其所以  
安之况望善其不善者乎往者年凶多有道  
殍雖有荒政亦不能救惻惻極矣今年凶荒  
前古所無山陵甫畢而天使連來民之  
艱苦不可言也小臣曾奉使往還義州黃海  
平安農事極荒類無所食之物伏願保民之  
念每每存省勞神焦思求有以活之也

上曰故治國在齊其家他章無之比章獨言何  
也先生啓曰故者結上生下治國之意上文  
既言之下又有引詩之言故以故字結上生



下而三引詩之下又有結語

上曰三綱領釋處但言能者之事不言不能者之事何耶先生啓曰聖賢著書立言有詳略大抵三綱八目非有異也八目乃三綱中之目也五章六章細而言之大學中誠意功夫最大物格知至而意識則功夫已盡故於七章只言有心無心者之病而不言功夫心與物接恐其欲動情勝而不能操存者察也八章亦言偏僻之病身與物接治其偏處則誠意功夫流通矣大槩誠意之後則功夫易

矣九章言修身而教於家修身功夫已盡故以此而推之於家也所令反其所好者如自上或受私獻之物則非好彼人也非重彼物也而臣下人情間失誤之事不可得而禁矣人主所為一毫有未安之事則人心至靈雖壓於勢不能言之而其心必以為自上如此何能禁我去爾則政事雖善而人必不信矣故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所謂恕也十章則意思廣矣所惡於下毋以事上以國事言之則戊午年宦官天使之來



一路求請擡扛至於百一擡扛搭持之軍  
多至二十餘名黃海道各官櫃軍不滿五六  
百名中國使臣之作弊即所惡於上者也我  
國官寺擲奸於外方如有弊端則亦如此矣  
當以所惡於上者毋以使下也人臣不盡心  
於上或有欺罔之弊日本使臣出邪毒之心  
求索以去此則所惡於下者也我國使价之  
赴京者若好貿易之利則亦如此矣當以所  
惡於下者毋以使上也且如吾亦欲孝而民  
亦欲孝則使之盡其孝毋使已邊長而人邊

短此皆絜矩之意也大槩十章言好惡義利  
治國之道好惡義利而已孟子初見梁惠王  
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義利之辨  
最大矣又啓曰一部大學不多之書而經一  
章蓋孔子之言蓋者疑辭辭約而理備言近  
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辭約之文讀之似  
不易曉反覆玩之則其意備於經一章覽經  
一章時傳十章之意無入而見之則互相發  
明矣帝王學問異於匹夫不徒章句訓誥必  
見其大處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



昧具象理而應萬事者也人之所得乎天者天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也虛靈不昧者心也具象理者性也應萬事者情也心者統性情者也理氣合而為心理雖為主而氣以發之故操存而舍亡明德者以善為主而言人心則有真妄邪正以明德為名則降衷之性之發見者也明德者人人之所同得而以陰陽五行為形故不能無氣稟不能無耳目口鼻之欲以氣稟物欲之拘蔽有時而昏而本體之明有未嘗息者天理浩浩晝夜流

行雖閉塞之久感之則本體見矣見孺子入井而怵惕自發羞惡恭敬等心隨處發見無窮人自不知故物欲深蔽而天理喪滅無異於禽獸矣若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則始雖幽微而可以培養漸大矣長一分天理則消一分人欲長十分天理則消十分人欲本性之初漸可復矣自上虛明應物之際湛然無欲之時深加省察或於讀書時覺悟則可見本體之明矣變化氣質習與性成人欲銷鑠天理流行此明德工夫也明德之要誠意為



大心之發也真實為難惡惡之心如水火之不可蹈為善日就月益矣燕閑之時體念此意時時接對講論則學日進矣古人言人主一日親宦官宮妾之時少接賢士大夫之時多然後可以涵養德性又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與近習久處則褻慢之心生與賢士久處則恭敬之心生矣人民疾苦稼穡艱難無非學問中事存心不放勇猛奮勵然後德日進悠悠泛泛則無益矣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著力講論則日知其所未知心安而理

熟矣須數為接待毋如一曝而十寒也問巷之儒必有師友然後學問進矣若以一己之身為學則所見一誤不能舍已從人其弊多矣更加留心焉又啓曰讀大學法乃朱子所以示門人也言甚要切當初進講時有語錄且似煩雜故不為進講矣燕閑之間以時覽觀則為益多矣但讀法之句讀雖曾校正而或有未安處欲改而入之則時未及矣改句讀然後時時閱覽有疑則下問如此然後長進矣此書卷帙小而立言簡當天下國家無



不包羅故得其要領甚難章句輯註不須看  
雖大註亦不極切玩味大文體認心上最可  
帝王之學他餘雜書不當看只看此等書則  
無味處漸覺有味矣又啓曰金明胤罪狀兩  
司連日伏閣本館累次陳劄至今未得蒙允  
群情憫奮傾邪反側克險之狀三司啓辭已  
盡之矣自上必已洞照而以老人前日之  
罪過留難然其平生所為反覆無狀至今保  
全國家之不幸也公論已發自上不可不  
俯循人情也鳳城以密啓被罪大抵密啓發

後朝廷不得已而論啓先王年拒數三月  
朝廷聖請不得已而罪之豈先王本情乎  
乙巳初年定罪錄功明胤欲為錄功未啓尹  
任而鳳城無辭連之事乃請並為處置處置  
者殺之也王子有善人國家之福而以告變  
得刃為心敢此告以處置甚矣尹元衡當國  
之時誰能出口先王亦已知死後葬以王  
子之禮可謂至矣至今非欲推論其罪欲黜  
奸詐反覆之人使之不留於朝廷之上也漢  
武帝雄才大略而江充讒戾太子大起巫蠱



之獄太子哀乞而江充不聽遂殺江充欲以自明而人以太子叛為言武帝大怒使丞相掌兵於闕下戰五日亡至湖縊死後高寢郎田千秋諫曰子弄父兵罪當笞更有白頭翁令我上書上以為此高庙神靈告我也知惶恐無他意遂族滅江充在歸未望思之臺父子間小人離間之狀如此而况鳳城之事無形迹可指欲為錄勲而進處置之言到今皆知其冤枉雖不能以其罪罪之豈可使之留於朝廷乎人情莫不痛憤請快從公論而竄

黜遠方則人心安而公論定矣

戊辰正月十二日

上御朝講于思政殿講論語學而篇先生進啓曰自古人主居九重之內聰明豈能廣乎聰明不能廣則國家之事不及知者多矣是以建立百官同議政事而大臣則於人君如腹心專主國事其間大臣或有未及察之事或有失誤之事人主所為亦不能無誤故設立臺諫政事號令用捨黜陟之際臺諫糾正大臣缺替自古及今帝王之法也有遠於此



則國事謬矣以近來事見之朝廷間別無所為之事但公論之發臺諫不能不啓不得已力爭大臣亦有上達之事而事事有留難之意至為未安有志於為國則盡從臺諫之言然後言路開矣若留難臺諫之言非但人不能言人心解體自上亦以成習以為雖不從臺諫之言有何害乎聖念如此則豈不大可畏哉近日先王朝事雖或留難上意亦當終不得已可從之事則亦當斟酌而不可終拒也近日則小小彈駁之事亦皆留難

至為未安頃日金明胤竄黜之事兩司專數未啓玉堂連日上劄而又未得請公論閱鬱大臣亦未啓之矣大臣體貌甚重三代以上則未能知之而漢以下則大臣所請之事無不從之時矣大臣豈偶然計而啓之大臣之啓亦不快從不從大臣之言則可從者誰也大臣不合在位者則自有公論自上退黜可也若使在位則其言不可不從也如是然後大臣亦知無不言矣啓其所知而不見聽則何以展布四體乎已往之事不須啓之非



但事體重大亦恐自 上忽於大臣之言故  
敢啓自古臺諫雖 主上過失亦言之不諱  
况大臣乎大臣則凡事不欲輕率故於年少  
人所見有未快矣時難而不能言則已矣若  
使臺諫盡言則臺諫與大臣異同之處豈可  
不言自 上當重待臺諫而尤當重待大臣  
議事之際十分商量而處之則朝廷之上無  
紛擾之事國脉延長矣觀占書則人君之職  
以論相為主後世則大臣不能皆善故或不  
與大臣議定國事矣大臣未盡之處臺諫能

彈駁大臣亦不怨怒同寅協恭然後可矣國  
家弊事甚多雖不能一時盡改可以建議次  
次改之也遐遠草野之間雖有弊事自 上  
何以知之 先王朝亦有求言之時今則  
即位之元年也今亦求言之使盡言而善為  
處置則可以正其誤而成其美矣

上御晝講于思政殿進講論語先生進啓曰自  
古聖帝明王欲興大平之治不但先修吾身  
而已聚集人材為急國事萬機不得已與賢  
者共治不得人材則何以治國事乎常人欲



作室則先備材木然後得以成之近來朝廷  
 間人材非不足而二十年間士林之禍慘酷  
 儒者不務為學無觀感興起之事先進則凋  
 零後進則小之至為可慮培養人材賢者則  
 集于朝廷而又修明學校之政則能知國家  
 治亂生民休戚者多而可以革弊古人未及  
 為之事亦可以修舉矣 中廟末年人材多  
 出而不幸有士林之禍死於非罪而遺者不  
 多二十餘年在竄謫之中而猶不廢學問者  
 有之其人或年踰七十或踰六十或將近六

十頃象 上恩復通仕路其中有學問氣節  
 者亦似有之古之時賢者則或即授大官近  
 則無之但年老者循次用之則恐或未及用  
 之亦非待賢之道也如此表表之人不以擢  
 用則庶乎其可矣學校及閭巷間無興起之  
 人 先王末年留心學校揀選師儒而朝行  
 間能文之人則皆與其選古則有學識年長  
 者與選而今則纔出六品年近二十之人皆  
 與焉儒生皆是朋輩而或有長者何能教誨  
 乎 先王朝屢選師儒而未見其效者此也



多年流落以學問為事窮塞禍患不為變易  
此可為師表之任者也議于大匡不拘常例  
授師長之任使之興起勸獎國家治化漸進  
于大平矣又啓曰大學之教明德而新民自  
上留心學問無以加矣然自上獨為而不及  
於下則無乃未安乎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  
故可樂匹夫為善而亦及於人人主為善則  
一號令之間人皆信從矣外方鄉校儒生皆  
讀小學三綱行實二倫行實等書事監司處  
下諭使遐荒僻處皆知讀此書則自然四方

聞而興起矣小臣生長於鄉不知讀書而在  
中宗末年朝廷所為與否則臣未及知而其時  
宋麟壽為觀察使使之讀小學故得其冊而  
讀之其後知聖賢所為今若使之讀之則豈  
無興起者乎古者則為監司者承流宣化而  
乙卯年後不暇及他事只擲奸軍器而已可  
為師表者擢用授之方面則亦可教誨儒生  
矣

三月二十五日

上御朝講于思政殿講論語為政篇先生進啓



曰小臣以別餞慰使義州往還則前年天使往還今年兩運天使往還驛路各官極為疲弊前年小臣亦以沒事官往還農事凶荒而天使不來已久故凡事預措至於館舍亦皆改修以致廢農今年則無館舍改修之事而以天使之故麥粟今始耕種民生之事至為可慮支供之事勢不可易而各官出站至於五六日留待道路奔走至為殘忍使命絡驛驛卒不能堪支無一日在家之時馬亦疲困已極此國家之大憂也未知何以處之而可以蘇復也生民困苦之意自上常常留念可也且我國飲食不食之物多數排設往者以經筵官之所啓下書而亦與前日無異弊習已成不能卒變而然也各官使客支供以耗穀用之而今則竭盡難辦之此皆小臣親見之事至為慘悽故敢啓生民極苦自上常存矜恤之意則自然可蒙一分之惠矣且以一路所見言之守令得人然後凡事可以善措擇遣守令在常時亦為關重而今則尤為緊關且兩運天使往還之奇



聞之則歐 天使越站驅馳人馬極傷頭目亦無暇飲食令頭目立兩邊巡打擔轎之人且親自執鞭以督之每呼曰急走急走見中路飢困之人以為虛語云人極悶之其為人品非善類也我國用人如彼遠送之使則各別擇送宜當張朝在平壤聞後運 天使之未其一行檀子十五隱匿於城外箕子朝近處松林齋蜜之地待後運 天使過去後乃行云雖多為求索而亦有畏憚朝廷之心故隱匿矣且歐天使留置書冊張朝留席子魚

物於義州以後日輸未為言此皆 天使之所言輸給似當矣然竊聞之則雖歸中原而不能盡傳其家必告主司而推給主司知之則必告禮部矣苞首輸給似為不當且恐禮部或有問之之理也若後日求索無限皆欲其輸給則必以今日為例後弊無窮善辭答言而勿為輸送何如幸下議于朝廷而處之

上命收大臣議領相李浚慶以為姑先輸送以試彼之處置如何 上從之

上御夕講于思政殿進講小學先生進啓曰小學總論下端許氏衡曰小學大義小臣前在



王堂時適進講矣班孟堅漢史雖說小學大學規模大略然亦不見其間節目之詳也考藝文志則無之不能啓達後適考食貨志則果有其言人生八歲入小學學五方六甲書契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序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知朝廷君臣之義此規模大略也古之聖賢教人富而教之故秋矣後世廢先王之道刑煩賦重民無生生之樂何暇為善乎國之弊端非一而根本在安民民安然後教化可行至於軍防之事亦可察之也近因

邊防有倭變知武事不知文教不得已先寬民力然後教化可行矣且右贊成李滉上疏未矣自上又令知製教製教書下諭至極美意也近日有命屢下且搜高爵非不知奔走應命而不敢當不來之意多矣賢人豈以賢自處乎不敢當之意亦不為非矣自上覽此上疏則可知未安之意矣啓達之臣以高爵誠招之意啓之以此地為未安矣待日溫更招則似乎未矣自古人君招賢而不敢當不來者有之進來者亦有之矣此人得盛



名自上懇招而不來聞見未安而情實則然矣大槩近來士大夫風俗異於古致仕之風亦近來無之雖有欲去者不能去見此上疏則無致仕之路為悶之意亦有之待士大夫當以古道老病人引退之事亦許之可也屢次招之而不來自上恐或不知情實故敢啓

四月初三日

上御夕講于思政殿進講小學先生進啓曰趙光祖贈職事一國人心之所同然也小臣前亦暫達近則大臣亦啓之自上想已知之而猶且留難者必詳審之意也然而下情則恐或尚未洞照以為未安矣自爾洞照當次第舉行矣下人之望則欲其即快從也自上致力於講學則道理漸明光祖之賢自爾知之如崇獎等事自上先出則尤好矣人主為治之事固多端矣一日二日萬幾事皆留心而先立大綱然後自有條理而事可易為矣方今上意欲圖治下情欲補治此機會甚嘉國家之事積弊極多若一一欲改之則



必有防礙處欲舍之則愈深而難救矣當酌其輕重緩急於其間自為次第而行之古人之議以大綱為上昔程伊川曰欲為治者必立志求賢責任欲為其事而後泛泛悠悠則事終不成如欲致大平之治則三代聖主不可不師法嘗以為一國之內昆虫草木皆仰賴於我躬欲使之各得其所則此人君之立志也此志既立則逸慾不敢生而天理漸明矣百姓恐未安欲其安世道恐未平欲其平至於起居寢息之間恐或有妨政害治之事

思慮言語之際恐或致害於朝廷戒謹恐懼以追古聖人之意每用勉旃古人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此立志也然而九重之內耳目未廣下無奉行之人則恩未及行必也得賢而親近之知之勿疑則彼所謂賢者引其所知四方之賢者使之滿朝則時自平矣所謂責任者得賢而置相位及六卿之列倚重之謂也小小之事必責之以其任然後衆職畢舉而國可理矣若守令則必責以治民若邊將則必責以撫恤軍民我國有積弊之事百



官不喜治民 祖宗朝六卿長官事多自使  
然後上達而今則每以擅斷得罪為懼應文  
過責九事必稟於上上勞於上下佚於下古  
法臣則勞行君則執權柄任人而治道自成  
不必躬親庶事而但可作規模為之六卿則  
為六曹之事無異一家之事可也今之官負  
則數遠成習在昔為兵判者或至四五年之  
久故武臣及禁軍等賢否皆得知之兵事首  
末亦必詳知近則吏兵曹判書過一年則輒  
呈狀而入古者戶判亦至十餘年不遷故在

國之錢穀皆知元數四方水旱風災及年運  
凶荒亦必詳知而為之低昂有如一家之事  
近則纔過五六月輒復見遘是以官府之物  
盡被偷竊以古人之言見今日之弊古人之  
規模得矣請以立志求賢責任三事常加体  
念徒有求賢之心而此志不立則雖求之不  
可得矣賢雖得之而此志不堅則亦不可用  
矣必也委任而責成如微細過誤之事置而  
勿問此治道之大綱也此三者求大故敢達  
大綱不立則小小之弊雖欲救之不可得矣



十二月初二日

上御書講于文政殿講論語先進篇先生進啓  
曰近來災變非常者多矣聞見至為駭愕自  
上亦應省念矣思之則多有未安之意臨御以  
後災變連出是雖天心之仁愛然自上恃  
以天心仁愛而不為戒謹則修省之念少矣  
帝自惕慮曰天心何為而不寧乎多致恐懼  
之心戒謹修省則災變自消矣頃者雷震極  
為驚恠又以八道書狀見之雷震地震無處  
不有上有天災下有地災變孰甚焉虹霓亦

多有之此尤恠異虹霓者天地不正之氣而  
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也且當發於夏月  
而乃現於天地凝閉之時近來日氣溫暖如  
春霧氣連作夫災變不可的指為某事之應  
然古人亦有以類應言之者矣夫陽在內者  
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雷震者乃天地不  
和之致也地道主於靜而不靜則有地震之  
變地震者乃地道不寧之故也地震者古人  
以臣道言之者矣而虹霓沉霧又是陰陽之  
慝氣則無乃有小人陰害君子而致此變乎



霧則亦有蒙蔽之像自 上學問勉強而出  
 治清明允於政事之間無不勵精圖之然或  
 有一念之誤則有關天地之象無乃有檢小  
 之人千端百計熒惑 聖聰之漸有之而致  
 此變乎此聖明之世必無之事也而小臣多  
 般憂慮以冀自 上致謹於君子小人消長  
 之機焉耳揚仁壽事兩司論執已久而今此  
 經筵亦勤啓矣於上階即時 曾板 十九史畧  
六品或臺諫啓請改正更命長付上護軍標  
 以其資級不準又今以護軍司直升降而按  
 兩司又以其過重論自 上以揚仁壽有向  
 執累日而一上不所

讀之學 命之以爵欲報其功是雖公心然  
 命付東班之職則不免為私意所累而臺諫  
 論其不可則反以西班極職 命付之是可  
 謂有從諫之實乎崇德報功古雖有言然功  
 大則大報之功小則小報之而輕重大小自  
 有其分不可舛施也若失其輕重大小先後  
 緩急之序則豈為政之體乎自 上入承大  
 統方在亮陰之中屈於大義而有不得施為  
 之事故當為之事多有未行者焉大事時未  
 及為而思報微勞可謂失次第先後之序矣

高峯論思錄上

五十一



軍職升降不足為輕重而不從臺諫之公論是乃政治之一大累也小臣之意以為大小緩急之事當次第舉行而如此等事徐徐斟酌為之可也事之大且急者廟堂近侍之間方思處置得宜而遽發其端有或未安故時未有啓達之者也自上姑從言官之啓命以相當之事而不失大小緩急處置得宜之序則於事理極當於政體甚合

初六日

上御夜對講論語先進篇先生進曰學問之道

古之聖賢論之至矣至于後世議論完備反為支離難於要領蓋堯舜禹湯學問出於書傳其言要而約以存心修身為主存心修身曲折孔孟言之程朱發明焉蓋人主學問與儒者工夫雖似有異然大綱領大根本則不異學問當以治心修身工夫為本古人於治心修身工夫恐於日用間少有間斷乃以觀古書而則古事書所以維持此心也發明道理亦當以此知之程子論格物致知以為格物亦非一端如讀書講論論古今人物遇事



處其當否皆格物也學問工夫無時無處不用其力然後可也自 上有萬機之煩其間一言一行一動一靜一向存心乃可為學也在平時則忘之而只於開卷時為之則工夫間斷占人之於學問乃曰能自得師則王又曰自用則小好問則裕後世人君雖不如古之得師之道而朝廷之上豈無其人在大臣地位者所聞必有可取自 上尊之敬之雖不名之曰師也而有此意思則有尊賢敬大臣之道矣中庸論九經先修身而次尊賢賢

德之人必也尊重然後君有嚴憚之路過有能正之理也近未見之自 上學問甚誠可謂至矣臣伏見判府事李滉如此之人今世則稀矣自 上亦知其意接待隆重知有尊賢意思大小群下莫不欣欣大槩此人幸高病深不能從仕前日又於其外今暫泛仕身又抱病 上之待此人雖已至矣然不但以禮願之外 聖心常謂之賢者而致誠可也賢者不以尊其身而安其心必以虛已聽納而盡其心嘗攷古人之事賢者在朝豈必欲



所言皆從乎人君樂善從諫至於蕩蕩之言亦盡聽焉則必以此為喜樂行而戮力處也若勉從其人之言則意思不廣賢者之心不能無缺然也頃日李滉啓辭隨所言而施行外人甚以為悅然其人則賢者也安有必從吾言之心哉小臣迷意以為迺登此人致之朝廷聽言則至矣優禮則極矣當察此人之言而從之不但聽此人之言而已也常念此人之賢每當政事之際聖心以為此事無乃此人以為不可乎如學者得嚴師而省念則甚好矣近來李滉所啓或教之曰言聽計從此人還為瑟縮而多有不敢當之意况臺諫侍從之言雖以不關之事至此留難臣雖不能詳知而揆以古人之心豈得安心尊賢必自修身始急於修身則不但此人在朝為益君臣之間兩得其道也徒以外貌尊寵羈縻則老病之人又安得苟容於朝哉微官此啓甚為惶恐而此意自上當可知之故敢以迷劣之意啓之上曰其言至當但近來留難之意以為未安者自上何以知之今



此啓之至為當矣先生啓曰小臣所啓之言非此人向臣說道未安也上未之後相從已久每徃門牆屢聞言語臣雖不能細知而其道德學問與古人無異古人之心如比此人之心亦恐如此也自上知其意而處之則接待之道當矣上曰此人借以古人言之何等入也可比古之何人似此議論問之未安而素悵如此故言之先生啓曰小臣迷劣何以測量知之前日或有疑處折簡問之雖不得相見而通意則已久上未之後為其老

病之人寂寞而未時時歷見質問前日疑難之處如臣愚見不得企而知之然以臣之見甚不偶然無貴於他年已七十所見亦高而不主張已見年少所言亦必商量其觀古書少無執滯篤信程朱工夫純至古人則不可知也東方學問之人自前朝至國初其文湮沒幸收拾見之如此人之文者蓋寡初上未時其所上疏與程朱之書無異其學問其工夫其議論一一皆是李湛啓曰小臣於中宗末年與李滉同官與之交遊自少表裡如



一近者沉潛學問久在林下工夫篤實比之則似難而大槩以古君子道理為一如此之人夫豈易得哉先生啓曰其為德也謙恭遜順無一毫自足含已泛人甚可貴也臣以迷劣屢與之言久服于心今敢啓之雖因身病不得入侍經席而他日入侍之時自上暢問道理則其於帝王學問豈無啓沃之益湛曰文章道德可謂兩備自上以誠顧問豈無所言先生啓曰此人博觀古書而稟性疎淡自少恬退習與性成自上屢召故上未而寒苦適意富貴無心心欲求退不污平生學問而死一若用之則平生所學豈不欲展布乎然泛然尋常使之悠悠死於朝廷之上深以棄平日學問為悶湛曰東方學問前朝有鄭夢周馬權近亦暫為學問而多有病處下及金完弼學問甚正而趙光祖完弼之弟子亦不偶然李滉能繼此人學問豈偶然哉白上誠心而問學問治道則豈不盡誠啓之手

十九日



上御書講于文政殿講論語先進篇

戶曹參判 柳景深進

啓曰臣見司中經費等事比前似繁而或年  
 運凶荒或國事多有用途國計消縮勢使然  
 也且各司之穀盡被偷竊如豐儲倉國初運  
 來之穀二十八萬石中已成塵土者多可食  
 之米豈十萬石哉凡各司何知不開而三監  
 廣興倉豐儲倉來緬最重官貪必擇其人滿  
 三十朔遠代依祖宗故事可也法典內該  
 司書吏亦有定數而不為定送雖有捧承傳  
 定送之時而曾無一朔之久各司盡為空虛  
 若該司小名成冊送于戶曹戶曹入啓後吏  
 曹或移送則戶曹即時推尋何如且監察亦  
 有各司月令之法而近來則今日請臺此人  
 往往明曰請臺他人往焉雖有封署之虛何  
 以知之雖有割封送之而向監察言其非我  
 署也此五司月令監察亦擇剛明之員必滿  
 三十朔其司請臺勿使他監察分送使不得審  
 察其封而措置之事別議朝廷可也  
 則固不可為也議諸朝臣則先生進啓曰傳  
 自有處置之事議之為當  
 教有曰刻民聚斂固不可為也此言至為感  
 動厚斂於民則國家之根本先已斷喪至不  
 可為也後世人主不知此意姑憑目前之事  
 以厚斂於民為安此甚不祥之事 傳教如  
 此生民之福也朝廷自可處置而別為更化  
 弊端然後有可改之路暫爾泛為則似難改  
 也政事號令之間措置不能得宜則 上雖  
 有善心不能行也小臣迷劣之意每切私憂  
 一朝國儲告竭不能支持雖欲不為厚斂亦



恐不能也必也預知此意別省浮費然後可  
以救也人皆泛泛悠悠雖或有憂者而或不  
知其如此切迫也食為民天洪範八政其一  
曰食周易亦云何以聚人曰財不可一日無  
食也一時竭盡則雖欲不虐民得乎蠲減等  
事朝廷雖有號令而皆歸虛事項日黃海平  
安道以屢經 天使特命蠲減戶曹文移外  
方知委于民民喜其當納而被減已備之物  
私自用盡各司將其乏絕難廢之意續上啓  
請督納于民窮民既散曾備之物必至貿易

而納比之常日已為十倍民之為悶視前尤  
極其時守令甚言其弊聞之慘怛在九重之  
上惠恤民生一時蠲減之舉必曰民受其惠  
而比常倍苦耳又啓曰柳景深所啓監察書  
吏官貪久在等事只欲下人不得偷竊不失  
所在之物也一年經費甚為浩繁而前年稅  
入只七萬石雖不被盜以此消縮此甚大事  
經費必考古事一切減省量入為出可也古  
人曰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三十年則餘十年  
之食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國初以來



所儲二十八萬餘石而可食者不過十萬石  
 則假設末年稅入可至十萬石而引用者四  
 萬石後年又如此至於三年則所儲盡無矣  
 黃臣或曰小臣前於經席啓庫子偷食之事  
 欲盡除下書負充定之額書吏則可杜防納  
 之路亦絕偷盜之弊吏亦曹同議事至於  
 傳教而其後聞之則吏曹不為定送云小臣  
 以為此事尚不得成則措置大事何以為之  
 以前者啓書吏之事自置大事何以為之  
 之而今始聞之乃知不行也如此事尚且  
 行重事必不行之言甚是景深二吏曹雖  
 稱定送而必以任事者定送然後可為而  
 定送不十日還即移送矣且米插谷司則書  
 吏不肯求往故本不擇定也米插谷司則書  
 吏不行先自吏曹今者已命定送而不無又  
 不行也如此則治先生啓曰書吏事大槩使  
 罪吏曹官負可也

曹所當奉行而近來國事之誤已久書吏等  
 不樂往小各司雖往亦不固也庫子書負偷  
 食成習書吏新入不知端倪官負亦不信任  
 故頗無久留之計留則恐被無面分徵之患  
 百般窺避所以不行也欲改其弊不可急遽  
 為之雖定送書吏而送劣不解文理遽命除  
 下書負無可使喚之人則事難施行為其法  
 立而欲望一朝行之則似難為也書吏成冊  
 定送之後漸減書負法令寬其定限朝廷共  
 為勉力可也又啓曰書負書吏亦出於不得



已之計小臣之意則擇用小各司官負乃其本也必慎懲汰昏庸擇差官負然後根本漸

固景深曰各司官負雖不得盡為久任而必此所擇五司必滿三十期相遠代則可知

有益也書負書吏等因緣先生啓曰自古欲

改弊法必知弊源而治之然後可也欲矯一

朝之弊舍其本而防末流則事難成也國家

無事不弊而防納最其大弊朝廷大小咸欲

祛之小臣迷劣之意自古而流漸至大誤其

時改之則必不如此而因循積弊迄于百餘

年一朝不治根本遽即快革似快於目前之

事而或不無其弊之生以此生梗又至難行

則此弊之外又生他弊矣防納之事上自廟

堂下至百寮自明年正月為始已定永革而

其間不無難行之事或不能善改反不如初

則國事還為擾亂而已過一二年後是非當

可知之而抑恐不得矯弊而更生他弊也此

司之弊必改此事彼司之事必革其弊如人

之治風治腫各以其藥然後可以善救也不

為高量而欲一切行之則其勢自有難行至

於書負書吏亦當漸磨為之可也一朝遽捧



承傳而責以即行則勢有難行全歸於虛亦  
為未安為法令時詳審為之乃其萬全也  
己巳正月十六日

上御夕講于夜對廳

依召對例講近思錄先生

進啓曰自古人主始初清明將大有為之志  
或不久而始勤終怠陷於他岐鮮克有終者  
滔滔皆是蓋人心操舍無常易致差謬聖帝  
明王以下雖無嗜好陷溺之病或日月既久  
事功不成則心懶意闌終不克善者有之其  
間病處甚多或務事功而不多經歷患不反

顧率爾為之則不成或奉行之人不能深謀  
遠慮泛容處置乘一時之快生紛擾之弊則  
不成事既不成心之漸弛不能至治者古之  
帝王不一而是以宋孝宗見之天資甚高有  
志恢復即位之初遂招張浚浚於廢棄之餘  
難為擔當而忠義奮發勉循國事出師一敗  
讒間已入孝宗之心一沮所用皆是庸常允  
夫僅能維持一世而已宋神宗天資卓越即  
位伊始銳意為治富弼韓琦忠厚老成人也  
知上欲用兵則曰願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



之意與之不合宋法之弊已久人情莫不欲  
改神宗不得擔當之人王安石出而擔當神  
宗信而任之紛亂改法終誤國家其後用兵  
大敗神宗夜半起而痛哭遂至不興小人競  
進其禍蔓延為宋室基禍之主人君如天至  
公而無私若有徧信底心則奸邪伺釁害不  
可言或事不如意便為尋常而不克有終則  
治不可成自臨御以後聖志高明事欲為善  
心欲有成朝野顛望事有涯哉小臣迷劣之  
意以為有志於始者不難有志於終者尤難

然若以終不可保預為畏憚而自棄則亦非  
大有為之氣像也所當為之事則毋以為易  
而終必堅定然後可也此意自上亦非不  
知也至如臺諫之言時亦不可無留難也人  
之所見在常人亦異若天衷有所見則一  
切不可以下人所見而強從也然公論所  
在人心所同然物論如此則當自反曰予之  
思有未盡乎屈已從之可也或聞經席間  
揅弊之策自上銳意快施然一人所見有  
限天下事變無窮若以一人謬見已成王命



高孝論思錄  
卷之三  
之後後雖改之亦為未安如是啓達至為惶  
恐而中廟初年欲行大平之治一時賢士  
輩出多有激濁揚清之事處置之際亦豈極  
盡自上以為好意思一一聽從趙光祖自  
以君臣之契比之古之君臣上下相信知無  
不言終至上心一搖讒間已入中廟亦  
不能保其臣此已往明鑑九事十分周徧思  
量與大臣確議不以為易而思其長久之道  
可也近來積弊甚多變革亦一義事然臣意  
則以為當損其太甚而待上學問漸高經

歷已久下人亦試下手然後所為之事終亦  
堅固矣此言甚似頽靡而祖宗朝積弊多端  
今不能淑人心而遽欲為法令揀其弊則或  
生他病不無後弊以俗談言之則常人欲改  
久遠祖上之家必得良匠必備衆材又待時  
而為之若一朝遽撤而無良匠無衆材則後  
難收拾也近察人情思治根本者少姑務目  
前者多年少者欲做快活之事長者雖以為  
難而拘於時論亦曰可為不見終始擔當死  
生以之之人或知救弊而不知他弊又生其



中或圖有益而莫念大害亦在其間太無斟酌深為未安頃日供上捧上之際次知作弊之事固所款袪然自爾漸磨而禁戢則可也小臣方在政院言政院之事似為未安而如有沉濫作弊之端令政院糾察之事院中亦泛見而啓下故今朝更為啓稟耳立法之際所當詳謹政院禁戢院中人甚易且輕而因循積弊不得猝變外間之事何得而知之政院在喉舌重地其任至重外間泛濫之事令政院次知檢舉則大小有異甚為未安供上人

情等事以知下人乃證作弊可謂非矣然其弊源又不在此也各司官負當躬親進排而百事解弛不為躬親使下人圖納次知之人責問不來之故則下人必以人情防口各司官負亦為得無罪如此事隨現痛治自爾法律則自無弊根也十三日朝講司諫元請令政院糾察云故先生及之小臣其時或有病或以式暇不仕今日謂同僚曰令政院糾檢公事甚妨事體則同僚亦以為然也身在近密之地欲不奉行成命則未安是時上從剛元之啟啓故先生云然



奉行則難便此臣等所以為悶也人心之陷  
 溺已久尚不避刑戮安得以號令治之自不  
 能生於心則可也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  
 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此正治國至  
 當之論也自 上將宗社億萬年無疆之業  
 欲改弊端非淺淺之事熟思而審處可也若  
 一時以為好意思而為之後有難行則不無  
 心懶意闌或有讒說間之則終必以賢者之  
 言為不可信所繫不小 具鳳以進啓曰奇大  
 宗神宗有始無終用君子而間小人作之善  
 而流於惡分辨詳言非以自 上立志不固

先明後暗有萌兆而終也人臣進於君必  
 欲法治而懲亂事不欲快施者甚為要切而  
 事有難長慮却顧則未安此意且欲變其煩  
 碎積弊方為可繼之道也願治之君其進銳  
 者其退速不思長遠之謀則又有欲速之慮  
 然可以速行之事則速行重難之事則問于  
 大臣可也政治自初及今別無大誤治初清  
 明可謂拔出而通未臺諫論啓一因公論所  
 在而啓辭中不顯言則使之顯言時或曰辭峻答若朝廷昏  
 亂奸臣竊柄之時則所用之人忠邪奸正雜進其間臺諫或  
 依私憚或誣枉賢良之事則天衷洞照而留難  
 猶之可也古語曰治世不能無小人而世難  
 其為小人人亂世不能無君子而難其為君子  
 近日內外人心願望至治臺諫所啓無非一  
 國公論而事留難不即快從不但有妙聖  
 治又以杜人臣獻規之心也臣之於君義雖  
 君臣情如父子而苟少盡言之人自君義雖  
 小有留難則群下沮喪恐被譴忤詭詭之色



推人於千里之外甚可惧也自上德諫之  
道漸不如初而近來尤甚矣小臣曾忝吏曹  
即官見之一國好人甚以堂上擬望之時臣  
竊旁觀無疵之人豈能盡得郡縣不一百執  
事甚多或知之不可苟充或則自當劾啓也而  
假持公論之入知其不可則自當劾啓也而  
况聖王不賞邊功竊又聞之我祖宗朝命田  
霖討海島盡討而歸未命於開城府賜一  
等樂以慰之其賞賜則不遇鞍具馬一匹而  
已今者淳海小醜自送其或一捕非大功而  
處論以重賞則他日或有犯境強寇而有能  
奮折衝禦侮之功則又何加以之不務姑息  
之政思其可繼之道可也伏見中外人心不  
能無缺望也○時全羅道水使林晉追捕黑  
山島水賊上命加嘉善先生啓曰具鳳齡  
臺諫請改正而上不從先生啓曰具鳳齡  
之啓至當臣意亦非欲九事皆有留難也臺  
諫之言留難之未安臣亦啓達謹其變更之

事快於從諫之路則剛柔不偏也小臣所啓  
與經筵官所啓相濟而相成無非欲有絲毫  
之補於聖德也其間或有意思未盡言有未  
盡者自上擇中而用之也近來林晉之事  
兩司論執已逾半月而尚此留難物情未安  
臺諫乃公論所在其意豈欲自上必從而  
後已一再啓達不無停止之事此則物情大  
為未便臺諫不能止也如此事可以快從也  
若終至拒絕則言路防塞毘勉而從之則聖  
德未盡此其留念處也或有論以重罪而即



為快從則可謂快矣然先察而後從亦無妨也至於逾久而不從則未安也林晉之捕水賊有何功勞之可稱乎李洪男事物論亦棄之故啓之也

是時臺諫并論李洪男之罪

留念快從可也

三月初四日辰時

上御夜對聽引見退溪先生

先生將還鄉故也

上問所啟啓之言先生歷陳出處之道為治之要學問之方以及國朝之事任人之務上曰學問之人無乃有啓之者乎勿以為難而言之耳當先生對曰此事則難言也向意之

人則在今非止一二言者有問於程子曰門人孰有所得乎程子曰謂之有所得則不易言也其時如蔣酢楊時謝良佐張繹李籲尹焞之人如許多而不以有所得言之如此人亦不輕許况臣不可以欺天日以某人為有所得而啓之也其中竒大并之為人多見文字於理學所見最為超詣乃通儒也但收斂功夫少此未盡處也小臣常時以此為短虞勉之以加做切然如此儒亦不易得也上曰此言至當自上於萬分豈能知見其一分



乎然常時以為文則能為之也先生曰其文亦不易矣

四月初五日

上御朝講于文政殿講論語憲問篇先生進啓

曰中外聞頃日傳教不勝驚駭憂惧先是三月二十

六口大司諫朴啓賢等以醫官楊仁壽月令

事甚為微細而至於許私干恩賜其祿位蓋

外言入於內而如此故上劄論韓上詰正

言李忠元仍答曰創造無形之言可謂在矣

其後政院啓辭玉堂論劄而自上不為釋

然尤為悶鬱此事每為啓達不無以為煩瀆

也人臣愛君無所不至媿於煩瀆先自退縮

則何有愛君之義文義問所啓辭不迫切之

語沈義謙臨文啓曰師弟子函文向辭不迫

切如君臣之間尤當復容可也蓋因予

貢方人註聖人責人不甚是待人不迫聖人

德至必欲與聖人同其德可也流言一出間

巷盛傳人孰不聞人固有欲為啓達者只以

傳播之言難於煩達而止耳庶人謗于市則

諫官聞之何敢不言上意必以為予無是

事何以如是云云不無致悶於聖衷而殊不

覺發其嚴辭也然若釋然洞察則可知諫官

本非創造而只啓外間之言也大抵人主待



人發言之際其端甚微而其應甚著若有厭  
聞之端則諂諛承順者爭逞其術皆欲錮惑  
聖聰直諒敢言者不能盡言惟思奉身遠退  
直諒者退諂諛者進則朝廷之害可勝言哉  
禍亂之興未必不由於是古之人君孰不欲  
治安而惡亂亡也終不能治而卒底于亂且  
亡者有疑心與自用故也有疑心則以直言  
為弁已有自用則厭人言而莫聞君子盡言  
故疏之小人承順故悅之所謂小人者又引  
進群類排斥善人窺伺人主喜怒之端稟喜  
而誘之因怒而激之朝廷上下意思不通則  
終有危亡之禍而莫之救自 上聖質高明  
留心學問未必不識這箇道理而深恐臨事  
之際不能省察敢啓人主平心不示喜怒然  
後事得其正喜怒有迹則奸邪之徒爭為中  
款之計甚可畏也欲為平心工夫必先明理  
而察其是非曲直此其愛我此其承順逆于  
心而求諸道遜于志而求諸非道克盡大公  
之道絕去固我之偏可也平心明理又必以  
敬為主占人釋敬字程子以為主一無適謝



良佐以為常惺惺然尹焞以為其心收斂不  
容一物朱子又加以畏字若省畏字之義則  
可知為君之難上畏天命之難謀下念民若  
之可畏常存惕然之心不弛敬畏之意則其  
於學問之道不無有所裨益矣理明而心平  
又知敬畏工夫則聖德日躋可侔聖人矣神  
濤啓日前日答諫院之辭極為未安此非諫  
官創造之言閭巷淳言傳布道路諫官聞之  
不能忍置豈有他意 上曰頃見諫院啓辭  
至為未安故如是答之也先生啓曰自 上

以為未安如是傳教之意下人豈不知之以  
常情言之予所不為之事人謂之有之則不  
無悶齋之懷然以予無是事必是虛傳為  
教則流言盡釋自合道理一時以為未安而  
如是傳教外間甚疑且悶自 上釋然則物  
情自安矣權輿曰文昭殿事今當議啓 上  
曰昨日憲府啓辭則欲為共卓也諫院所啓  
則大槩論其一問奉安兩位之不可欲何以  
為之之意耶先生對曰昭穆之說父為昭而  
子為穆後世子孫亦各以昭穆序之武王為



昭故子為穆而孫為昭文王為穆故亦子為昭而孫為穆也兄弟傳國各為一世朱子祧廟割字之議而自漢時已有兄弟同昭穆之議歷代帝王莫不共之故朱子以為禮之末失而又自謂其議未必可用云云國家宗廟制度既定兄弟同昭穆之禮故當初大臣議定仁明兄弟位皆以繼統之君同附可以同昭穆共一位故增建後寢一間又請增修前殿蓋以殿內狹窄難於排置故也其議正當但物情以國計虛竭日月迫近歎就殿內

處置得宜多般思量或有共卓之議也昨日院啓後寢增建一間事既蒙允許矣前殿則祇長三十尺申長二十尺而中分十五尺每置一唐家今若就三十尺內分設三位則當必盡改唐家然後床卓排設始可容也世宗初年饌品無定數而器皿漸就侈大故橫者內容入之物必至和水兩用之祭享之事亦極未安若改損床卓器皿推移排設則猶可容措如是而又有難焉則前後退亦可通排而處之也分半作隔之議不但未安於前



殿抑且大妨於後世吾令大臣更議則或有

善處之道矣權輿啓曰則今當會議得上可知也前

日分半而作備之意已盡啓達不敢更言群

議以為分設三唐家不可為各卓若為其卓

則事便焚除此為之得而臣前受增修之仁

分設三位尺量見之則一唐家其廣三尺而

其長七尺必於中柱之內控入設位則昭一

位未卓踏掌進於太祖室唐家踏掌祝

承吉執事出入拘隘必須約斷太祖室唐

家三尺然後折長補短僅能周旋而盡削

先祖之室亦極未安今者分半作隔之規後

日適遷時自當去其備而後為一室也必就

系內依旧周旋故苟且如此甚為未安後寤

則循同堂異室之制乃所以各專一室故初

增造而自也上難之故未果昨日既命增

建此則原廟有何不可臣等亦豈無此意思第

念世宗大王象平昔之養仲岡極之敬家

禮亦無共卓之議而於五禮儀士大夫祭祀

亦各卓故百爾思量未安不敢為之今日採

群議而斷之實在聖衷且宗由事外議亦未

敢定論以五廟而及計祖有功宗有德則或

臨迫宗廟本十一間而十室已滿一尚虛

有上位適遷則其間不必修理也今日全六

並命會說則可知當之議矣於淳啓曰宗

廟制度雖不他考只觀五禮儀亦可比也

太祖一位此五禮儀之二位其下又言同昭

已定宗廟適遷固無執矣文昭殿只言昭穆

兄弟各為一室之說朱子固言之矣同昭穆

兄弟既共一位則必領權安室宋之九世



十二室蓋出於不得已也輟曰頃日諫官固執母過五室之言雖不載於國朝寶鑑而其時大臣之議則有之奉親當必四親士夫大尚恭況為人主乎成宗祔廟時太宗祔遷中宗附廟時世宗祔廟此可見奉高祖之無疑也淳曰高曾祖補先儒列于四書章圖賀循亦言高曾祖補不可不祭但原在之異於宗廟者原廟只奉四親而宗廟又有下廷之位也先生曰世宗母過五室之訓

語常而不語變以五禮儀宗廟條見之則亦可通行於原廟五世六室之制不可不備也只緣習聞已熟謂之不可變通合禮為得已乎雜議或謂兄弟共位若代數稍久則雖在高曾之內亦可適遷去此則大不然兄

弟傳國嘗為君臣便同父子中廟傳之

仁宗仁宗傳之明宗其間安有分辨輕重若

欲分別則是有私意至不可也遇難處之事要必合宜而後已雖稱已前之事豈無可變之道頃日母過五室之議甚膠固不通之說

也自上詳知而裁定可也沈義謙啓曰初

家亦嘗自毀今謂唐家不可毀臣未也輟曰不但毀唐家為未安而當毀臣未也故尤以為未安分設三唐家則勢自為共卓而但自下輕改甚為未安淳曰仁明八附則為六室而不可以一室之多徑遷肅宗不可遷則六室勢自爾也就其殿內分設六位變各卓改唐家蓋出於不得已也



祖宗之靈亦豈不降監乎義諡曰仁明兩  
位同為一世當同終始何有後先分辨自  
上雖不親繼於仁宗固當事之如一不可  
以分輕重也文昭影內之制不能詳見故議  
論各異權輿則尺量地勢之廣狹便否而外  
議又以地勢狹窄之論歸之主張作備之談  
若令朝廷共見規度則可無雜議而釋然矣  
轍曰方外之人定論故其言如是若得目見  
則洽然先生啓曰宗廟適遷之事亦著於  
知之也

五禮儀之文一位適遷則明宗當以次入  
祔一間雖虛不必修理昭穆之次先王之禮  
不可亂也轍曰當斷之以禮情不可顧也而  
先生曰仁宗明宗為考中宗為祖成  
宗為曾祖德宗肅宗為高祖此其四親四

親之外禮當適遷而或有功德之主則自為  
不遷之位所謂不遷之主當論於親盡臨祧  
之後不可預議於四親之內也

二十九日

上御朝講于文政殿講論語衛靈公篇先生臨  
文啓曰古人之言雖指一偏固當比類而觀  
若聖人之言則上下皆通矣雙峯饒氏出註  
處多而古人以為饒氏善於出註而自得則  
少云好貨好色之言於孟子亦有之前日  
勿欺也而犯之下註雙峯曰自家好色好貨  
却諫其君勿好色好貨皆是欺君云尹根壽



言論曰金

七十五

以此言為誤故齊宣王謂孟子曰寡人好貨

孟子對曰昔者公劉好貨今王與百姓同之

於王何有宣王又曰寡人好色孟子對曰昔

者大王好色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

有夫好貨好色之心亦氣稟之所賦而不能

無者也但當推此心與百姓同之而能去其

私則可也至如飲食男女之欲亦天理之所

有若至於放溢則誤矣然不可求絕之也夫

好貨好色在臣子則當盡其自治之功而其

治之所及處則與他人推移同濟在人主則

亦當戒其濫溢而與百姓同之則道理自行

饒氏之言似乎未盡自上見之則當恢弘

如今所啓指尹根壽所啓其言曰君臣之間

事之誤一念之差或言官或待從皆當規諫

若待吾身無過然後始得以諫君之過則人

無過者鮮矣非孔孟程朱則何得以諫君哉

特以情義切迫故見君之過不得不諫其身

雖不能不為好貨好色而固當諫之饒氏之言

極為誤矣去故先生教所其意而言之如此

人臣若非聖賢地位則豈能盡善乎或欲為

善而工夫未及有不能焉或不欲為惡而氣

質偏滯雖能悔悟而亦未免有過焉然其愛

君之心欲使吾君所為盡善而無過故不得



不諫若以為吾身不能而不諫君過則是幾  
於吾君不能謂之賊者矣昔漢光武欲廢皇  
后問於鄧暉暉對曰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  
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光武謂善已量主  
朱子引之於大學或問而極言其非以為大  
啓為人臣者不肯責難陳善以賊其君之罪  
一字不明之害大矣今也人君有過臣子以  
為已亦不能去而不諫則國事烏得以為是  
乎自二上見之似乎一偏外間聞之至為未  
安先生因論學要鞭辟近裡著已而啓曰儒

者學問亦當近裡况帝王之學尤不可沉濫  
而見雜書夫聰明有限而萬幾無窮雜書與  
小註雖或時時見之其間衆說紛紜不當觀  
覽雖曰新書而如折衷聖人之書則見之而  
雜書則勿見可矣頃者伏聞 命印出四書  
章圖去小臣不見此冊然大槩聞之中原之  
入學問未深而以著書為事者多有之此冊  
以一時所見著之非切問近思之書也印見  
則聰明分矣古人以為恐分精力去聰明與  
精力恐有所分矣又啓曰永樂皇帝命撰集



四書五經緝註及性理大全時顯有誤處甚多性理大全則不知朱子之意而撰修處多有之詩書論語緝註與先儒之論乖戾處亦多有之我世宗晚年不見緝註允四書只印大文大註而覽之弘文館亦有此冊小臣往在去去年冒忝玉堂搜得此冊於藏書閣將欲啓達而自上一度覽遍之後即以此冊進之計料而未及矣論語緝註不復見之一度覽遍之後即以大文大註冊見之為當矣講訖先生啓曰今所啓拜陵之事是時沈大妃

欽親拜康恭兩陵臺諫論啓請停

大槩杜氏通典有之蓋古

人於祭祀備內外之官故君初獻則右亞獻此三代之禮也自漢唐以降無皇后亞獻之禮然猶欲存者古規故如儀註之書有此言矣杜氏通典所謂皇后拜陵亦如宗廟皇帝初獻則右亞獻之類非獨專而為之也我朝近有正后上陵之事而皆一度為之若禮外之事累度為之則豈不未安乎而况恭陵之拜尤為未安夫喪事漸至即吉第四日成服以生人言之則乃第三日也即所謂生與未



日也卒矣則改服小祥則練服大祥之前無  
變服之事至於大祥之日始服玉色若不得  
已有外庭應接之事如華使之來則主上  
變服矣至如宮中則無不得已之事而方在  
喪中欲變其服極為未安此斷不可為之之  
事也院中欲達此意而同僚以為雖書啓亦  
未詳盡今日入侍經筵將欲陳啓而諫院亦  
論之矣慈殿哀慕之情雖曰無窮自 上當  
以於禮不可之意反覆開導稟達停止為當  
夫事親之道父母有未安之事固宜幾諫起

敬起孝可也今為未安之舉物情亦皆未安自  
上沒容稟達宜矣權輿啓曰自 上擬禮陳達則  
慈殿亦豈強為之乎先生曰固當擬禮陳達  
而至於并陳小小之事則似乎未安然民間  
之事既已知之而不為啓達亦甚未安故敢啓  
三月自 上將幸陵而適有日變停之其時京  
畿守令因其修治橋梁道路率其民人而未其  
於農務豈不妨廢乎因日變命停而頃者乃行  
守令又率其民而未拜陵既過民皆以為此後  
則必無事云而今也慈殿拜陵守令又率



其民而未一年之內三度有舉動民弊不可不慮也畿甸之民近因國家多事連歲不得農作其困極矣時時存恤每念如此則無乃弊及於民乎以是為慮可也若謂小小之事不可計云爾則害必及民以此啓之似乎苟且而知之親切不可不達故敢啓又曰三月則將行而命停四月則已行而五月又有慈教拜陵民當農務之急一時最關失一時則有一年之飢矣拜陵事今已傳教畿甸之民必將上未當速啓達而傳之然後弊不及民若臺諫累日論啓不得

已從之則民弊大矣近未國家多事去年與去去年民皆不得耕耘今年農作極為關係國以民為本不可不慮也據禮陳達可謂至矣然民弊不可不慮之意并稟達速定當矣又啓曰近自今月望時日候寒冷風亦連吹極為殊常人皆以為日氣何以如此疑其下霜伏聞平安道兩雹江原道下雪京畿黃海等道亦兩雹下雪云四月乃純陽之月也方在純陽之月雪與兩雹安有如此慘酷之變乎詩云正月繁霜我心憂傷下霜而猶為之



憂傷况至於下雪豈不驚愕乎自 上令弘  
文館博考古事以入念慮間修省之事則外  
間不能詳知但當此慘酷之灾只博考古事  
而已則應天之誠似未盡矣昔程子曰陰陽  
運動有常而無忒允失其度人為感之也孔  
子作春秋書灾異以戒後人朱子曰古之聖  
王遇灾而惧修德正事故變灾為祥今之為  
變極為慘酷必修德正事然後可以變灾為  
祥不然則灾變之餘或有饑饉之患或有不  
好之事極為未安古人以為人君克謹天戒  
無所不至若以其灾為其應則未安云然箕  
子以洪範陳之於武王也合天人之道而言  
之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其曰庶徵者雨  
暘燠寒風也曰休徵者休嘉之應也曰咎徵  
者咎愆之應也休徵所謂謀時寒若者如冬  
則寒謀即人君聽用人言之事也咎徵所謂  
意恒寒若者如今四月下雪乃恒寒之漸也  
意謂促意也即人君自用己意之事也漢儒  
五行傳祖述洪範而為之其書亦曰聽之不  
聰是謂不謀厥咎恒寒如有 上偏听則下



情不通即所謂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者也以此觀之天人之應古人言之甚詳雖不可的指為某事之應而相為近似者有之自上每念無乃其然乎云爾則此乃敬天之道也伏見近來之事不如前日者多外人頗有疑焉臺諫有所論啓答之峻截在近侍者有所陳達教之以越次所謂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者近似矣政院因事請而對而不許因災異請巡訪而不從未知自內有某事故而不從矣然外人疑之如此事所當省念矣古書之

言如此而今之災變亦如此政事念慮間無乃有得意偏听之事乎每加省察克去已私則天變自至於消弭矣古人又以為夏月雨雪者有冤枉之事而然也今之災變慘酷多般思之刑獄之間或不無冤枉而致之也徃在先王末年國家多事不得頻為啓覆而以至今日不可為方在喪中故不可為啓覆故亦不得為之至於十餘年被囚者有之捶楚之下雖或承服豈無冤枉者而近來之事亦豈可謂之悉得其當乎如此事議于大臣審理冤枉則



是亦應天變之道也且近來朝廷之上前日被罪之人歿者或贈之以爵或還給告身生者為官而顯揚者有之可謂至矣但其間或有震身之誤或有處事之失而罷退者不無其人一時雖或有所失然至於十餘年沉滯古人以為民失志而然歟此人沉紆齷抑豈無其冤或無故罷散而為公論所未便而廢棄者有之是則人皆非之叙用未安然多見古書之事人作大罪不變者外其以下若朝廷之間專付大任則雖未安而用之於末職

如天地度量王政所當為之事也今者災變慘酷他無所啓之事而平日依恃如此故啓之然不知此言之當否若問于大臣冤獄及沉滯之人繁而伸理則好矣 上曰所謂冤枉之人者誰耶先生曰小臣自念以為無乃有如此事故啓之也若指定而言之則亦不知某人抱冤矣至如罷散沉滯者則多有之亦不能指言某人之沉滯若問于大臣大臣以為當然則該曹自當察為且小臣昨日冒忝入來晉州獄事

河東岳妻失行事也

首尾則不知矣但聞



同僚之言其啓本已未而時無指定處之外  
 方之事不能詳知然以不得指的之事而前  
 年刑推今年刑推繫獄者甚多一人則已矣  
 豈無其中曖昧之人受刑者乎啓本八來自  
 上見之則自當知之因偶然事而為大獄如此  
 事自 上察見則好矣 上曰此啓本昨昨  
 怡八而昨日與今日則因其齋戒不得見之  
 昨昨暫見初面不能詳知然其所犯似無著  
 見而為實處矣先生曰奸事最難知之然人  
 皆知之而至於一鄉言之終發於公論者其  
 事不小而然也事下推閱者非止一二而不  
 得端緒去世間或有所憎者則出於一人之  
 口而終至於如此者有之矣更推而不得端  
 緒事干至於三四次受刑豈無其中冤枉者  
 乎此大事也才可請為開釋但古人曰欽哉  
 欽哉惟刑之恤哉如此獄事不無橫罹自  
 上省念則可以導養和氣矣



高峯先生論思錄卷上







